

讀左補義

卷四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讀左補義卷之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恭

男

堉

校

莊公二

**經**

甲辰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杜解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

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

○夏齊人殲于遂

廉反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不能仗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

○冬多麋 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僖王崩太子

聞立是為惠王晉侯何卒子獻公俛諸立

**傳**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禮諸侯于天子有朝覲宗遇之典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

服盡朝至春秋諸侯不行朝禮于天子而行于大國桓公  
以尊周爲已任當首復周制乃終身不見天子而且以不  
朝討鄭何也蓋尊周者其名也若躬率天下諸侯朝于京  
師則天子之聲靈震疊而霸國之威令微矣與周意淺圖  
伯意深鰓鰓以不朝見討此首止之會鄭伯所以逃歸也  
傳曰鄭不朝也以著桓爲徵朝罪魁管仲富辰皆以鄭  
叔詹堵叔師叔爲三良而公羊以魯用詹計取齊淫女丹  
楹刻桷卒爲後敗故二傳皆以詹爲佞人夫夷吾天下才  
辰亦周名臣而以佞爲良乎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杜解饗酒食也四族遂之疆宗齊  
滅遂戍之在十三年○領烏納反

日食之聖人嗣其所見也  
有者自外至者也

不畫我來侵而畫遠戎于海可  
見國其備也  
從緩不及則難險追奔不遠則難誘

桓曲沃貽  
兼成號公

名有大小位有尊卑

齊以兵力滅遂而齊人卒殲于此傳並書四族予其能復

君父之讎也然桓未聞以兵力滅此四族猶見桓之寬大

桓自此不敢滅人之國尤見桓之能改過也

**經** 乙未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杜解不書日官失之 ○夏公追戎

于濟西有者不書有之謂孤疏云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

人在岸上投入景則殺之或謂合沙射人入皮肌

其密如芥又去生于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  
**傳** 惠王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解王始

則行饗禮先置醴酒云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看

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林解時惠王新即位皆賜玉

五穀馬三匹非禮也雙王為穀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按傳屢書朝王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杜解

一實字示福胎

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  
實惠后陳嬀  
倡義為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  
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  
陳傳為王子帶起傳

號公黨弑君之賊挾之以朝王逆后聖人不取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按諱其無備

秋有蜚為災也按南越產此物魯中忽有之故記之曰為災則人之受患者眾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緡楚大夫尹之按權國名今屬湖廣當陽縣尹宰也以叛

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于那處楚地按荆門州東南使鬬敖楚大夫

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

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鬬敖游涌而逸鬬敖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申息俱滅于楚而傳未及滅申於六年及此年帶欵伐申

比合作一篇兩尹之一  
叛一逸都為鬬奉反襯兩  
殺之為自殺自用作反襯  
此見楚子用刑之當下段  
乃用人之奇

又于哀十七年補叙蓋申侯召戎亡周連姻鄭武天子為之下成而卒不能免其西周九廟之靈假手于熊貲平傳于息詳叙以見息滅最慘而申則因事遞過見其見滅于

**經** 丙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

婦于鄭遂及齊侯宋公盟杜解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鄭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國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邊邑經筮結之盟齊宋不曰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齊

宋也兩設詐辭及一敗而二事皆詳故三國均疾於魯

**傳**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解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按津楚地今湖廣枝江縣

俞云前段叛亂如麻一經

弗納轉敗為  
功乃見鬻拳  
有力

從本事追叙  
前事自別恰  
好與自殺對  
舉君子一斷  
緊粘前事順  
勢地物本事  
手法最密

還鬻拳楚大

弗納遂伐黃嬴姓

敗黃師于踏陵黃地按河南光州西南境

亦反踏在還及湫有疾湫今湖廣宜城縣湫子小反夏六月庚申卒補注時楚人于

魯好命不通赴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于絳皇前

弔之禮未行闕生守門故死不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

失職經田結反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

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別也楚人以為

大闢謂之大伯若今城門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君子曰鬻

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子于善言愛君明非臣

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與君無功閉門不納君死自殺以殉諫君不從臨之以兵君

從之自別以謝是一個從未讀書之人只是一腔實心任

情激發而楚臣不以為疑楚君不以為罪君臣相與何可

原莊一子類  
 起  
 兩取守一順  
 一逆降寫  
 奪與收連宣  
 總一筆承上  
 起下

得也。左氏以為愛君。齊菽圃云蓋棺之定論也。是也。范甯  
 譏其劫君。方遜志以為政後世篡弑之禍。則就其一事言  
 之也。

初王姚杜解莊王妾姚姓也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  
 及惠王莊王孫郎位。取為國之圃。圃也以為囿。苑也邊伯周大夫之宮。

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

夫石速也之祿。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蘓

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一邑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

故不在五。不克出奔濫。濫邑蘓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

南伐周冬立子頹。按非衛燕之助則賊立就擒

讀十六年殺夷侷諸傳。為國一大夫耳。何肆橫至此。及讀

此乃知子頹之傅也。頹有寵于莊，至僖益橫，故其傅公然召外兵，殺大夫，逐宰輔，僖王拱手聽之。蓋子頹主之也。惠王立，復周公之位，已拂子頹為國之心。况奪其圃，子頹作亂，不克而奔，見衰周尚有禦侮之臣，而蘧子又以桓王奪田之故，衛朔以莊王立黔牟之故，遂要南燕，敗周，而子頹立矣。傅叙致亂之由，五大夫用明寫，蘧衛用暗寫，而主亂助亂成亂之人，無不曲折傳出。

**經**

丁未二十一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杜解來

故書天

○秋七月，○冬，齊人伐燕。

**傳**

二十一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杜解能也，按子頹不肯避位。執燕仲父。燕

伯為伐周，故按先敗燕。師仲父之執除燕一路。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

此叙鄭伯勳  
至本末前段  
只說鄭伯與  
兵使見首事

見其功是鄭伯  
作中開寫子  
領賞功得意  
對面便見天  
王失所皆所  
以表鄭伯也  
豈得以其慕  
兒而沒之  
寶器一燕下  
請器予鑑時  
伏

鄭伯入於鄭王所取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嘉享

五大夫樂及徧舞林解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號叔公

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司寇刑官行戮君為之不舉去盛而况政樂禍乎奸王

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即號叔曰

寡人之願也



或謂齊霸方盛而天子蒙塵不能削平禍亂輸晉文一籌

矣呂東萊曰周室東遷號鄭秉周政與周最親凡有患難

二國首先任為已責齊桓雖圖霸終退然讓之知當時尚

不以甲兵強弱為事諸侯尚稟王命據此則王室之亂初

不告命諸侯而獨與二國謀觀魯史不書其事則齊桓未

鄭突篡弒之君不書卒可也然而賈有勤王之功故書卒示不忘其賈也

馮云兩與地與器木一時事若兩兩分對便只一景文字夾折作兩層格變而致滯

此節前過出鄭伯始惡于王鄭號同功其實鄭為功

可厚責也

經 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詳說

寡兄之罪亦有勤王之功。子文公捷立。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杜解薨寢耐始越于

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緩慢也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杜解鄭號相命弭鄭地按今河南密縣境

鄭伯將王自闕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

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疏云西辟西偏也王與

之武公之畧也。自虎牢以東。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

與之。按河南池水。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言效

五月鄭厲公卒王廵號守。廵守於號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廵守補注惠襄廵守非省

方之比令不及號公為王宮于珪。號地按河南滎池縣界。蒲頃反王與之

酒泉

周邑按陝西同州有甘泉造酒尤美名酒泉

鄭伯之享王也

王以石后之盤

鑑予之

方羗胡猶然古之遺服

鄭伯

由是始惡於王

鄭伯勤王

先奉命執燕伯遂入王城得子頽五大夫殺之

定天王之位

誅逐君之賊當理盡情絕大奇勲也奈當時

大義不明

周不告命鄭伯既卒號亦隨亡魯史不記聖人

無由筆之於經

傳特詳之以不沒其功而諸儒曲求不書

之故非鑿則迂矣

西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雩

書

書清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皆原免也

書曰刑故其小宥過其大所弒大皆皆過而近於罪也豈可釋之乎有罪而肆之則天下之犯罪者衆矣及夫其所弒也夫所弒刑其期其刑也必于有罪也

伯之死時惡號後之亡

賈仁書

莊公

六

陳侯之所殺陳人之所殺也

云御寇不能其罪也

公子御寇幸陳侯殺而書陳侯以識者侯匿惡也

周四月即夏二月也夏二月禮因禮婚

之月也公娶統於之女則婚之禮廢

婚姻之禮既廢則婚姻之月亦可以廢

以書夏五月以謀不也

鍾云高淑遠志為田齊開國

杜解反哭成喪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宜公太子也按此書專殺之始○夏五

月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

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劉氏敞口卿不可會公侯故沒公爾而杜謂高

侯齊之貴卿與魯之微者盟非也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杜解傳稱太子以實言按傳見陳人告不以實

史記陳宜有嬖姬生子陳公子完與顛孫皆御寇之黨奔齊史記御寇恐禍及故來奔按敬仲奔齊遂有顛孫自齊來奔不書齊

節樂知敬仲之賢則知御寇之非罪顛孫自齊來奔非卿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歸也旅容之臣幸若獲宥也及於寬政

赦其不聞於教訓而免干罪戾弛於負擔弛去也君之惠也所

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詢請以死告以死誓詩云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也古者聘士以弓言

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

氏曰：使為工正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

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為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

敬仲之與姜，適齊有聲譽。有媯陳之後，將育于姜。姓齊五世其昌，竝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大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故，蔡人殺

五父。陳而立之。桓六年，殺陳佗在。生敬仲，其少也。周史夫有以周

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筮曰：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

坤下乾上，否觀六。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

卦六四爻辭，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

義而論之。林解六四近六五之君，是謂觀國家之光華，利用

處以桓子成。義而論之。林解六四近六五之君，是謂觀國家之光華，利用

中分爲外  
辭飲卜之筮  
之四段一氣  
相貫辭解引  
詩已伏下  
妻一段語  
敬仲之與姜  
有內助故詳  
懿氏之事國  
家將必有開  
必先故又追  
叙周太史之  
筮卜云將育  
於姜而筮辭  
暗與之合然  
五世八世筮  
未明言故結  
處以桓子成

于澄之極詳  
畧布置之妙

上二段是實  
寫敬仲下二  
段是虛寫敬  
仲

詩之精華

卷六

作賓于王家。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

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從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按

數語。總提代陳有國之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

全旨。下乃逐節申明之。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

上山也。坤土也。謂觀下卦巽風也。謂觀上卦觀六四變為乾

乾上坤下為否卦。遇卦三四五為艮之。有山之材而照之以

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山則材之

乾。下有坤。故言居士上。照之以天光。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有

國朝王之象。疏云。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既富矣。而

破天照。又復居有土地。國君之象也。易位四為諸侯變而

為乾。乾為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按此兼明二句之義。庭

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門庭

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簪幣之。猶有觀焉。故曰其

象旅陳也。百言物備。按此專明賓王之義。猶有觀焉。故曰其

在後乎。孔疏卦名觀。觀者視他之辭。此卦猶有觀。非在已之

言。故在子孫。按猶有觀之道焉。仰觀乎天。其光甚

其昌

各卦天地不交又否為之卦自他之風行而著於土故曰

其在異國乎孔疏一曰巽為風為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

之乾已著于之卦之上非復本卦之上矣故在異國所謂自他有耀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

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

昌乎按觀否互體皆艮是重艮也山之高大者峻極于天綿

巽之記故知必在姜姓之國然陳國尚盛敬仲又及陳之初

成是兩大也物莫能兩大必陳衰而敬仲興也亡也昭八年陳桓子敬仲五世始大于齊其後亡也哀十七

滅陳成子常得政

敬仲奔齊為陳氏始祖而左氏作傳之時正陳氏專齊之

日也故綜其二百餘年事實作統冒而以昭三年晏子之

言哀十四年簡公之弒作大結然敬仲奔齊之曰桓伯方

盛一匡九合氣焰赫然豈知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相胡公  
 大姬而在齊也如卦之姤一陰始生如時之夏秋氣已伏  
 傳于桓公有餘慨焉太公有大功于周桓公創霸安周  
 室以有此齊也陳氏羈旅之臣厚施于民將有其國而傳  
 若為之稱羨者蓋傷齊也篇中子孫二字最著眼敬仲奔  
 齊只上二段已足而下二段結出桓子成子兩大慈正  
 是深惡其子孫也齊桓賢君敬仲仁義事主君臣相得甚  
 歡而不虞子孫之不仁不義至此故上二段筆筆反激下  
 二段意桓公之後齊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無一合器拱手  
 而讓之陳氏覺陳氏子孫節節可惡姜氏子孫事事可悲  
 然此中有天焉卜與筮並見于敬仲之世齊霸之年蓋有

忘又仇而結婚冒母而納幣又踰年而

恩至非記之甚

人臣若私交故祭叔來聘不書王侯

荆聘于芻蒨也及于蔡則何也人進

之也

周礼兩君相見必于太廟合蕭叔朝公于穀記叔之听礼云云

是穀而滿婚而壽又雅之叔復盟于扈以

嫫之後系出重華光遠有耀本之元德桓公敬仲固聽轉  
移于天而不自知也傳以互映交綰之文寓悲涼蕭颯之  
意身與同時故其辭隱約後世讀者會其立言之義也

經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社解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

言使不與其得使聘王氏曰祭采地叔字○夏公如齊觀社

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姓觀之公至自齊○荆人來聘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

始通未成其禮按史記成王熊暉統○公及齊侯遇于穀○

其君堵敖而自立楚交中國始此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

蕭叔朝公蕭附庸國叔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

杜云叔名胡傳以為字成二年傳有蕭同叔杜云同叔蕭君之字不得以先君之諱為字宜從胡傳○秋丹桓

宮楹杜也桓○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公夷立○十有二月

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按扈鄭地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扈亭○音戶

議昏其賄也  
觀社其名也  
結出後詞直  
是頂門一錯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

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杜解貢賦多少朝以正

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從

事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

書書于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前年冬往齊納幣今夏又如齊觀社或謂公聘齊女至齊

觀之此不然齊桓豈容女公子有牆外之窺乎然連年大

書特書則程子謂議昏尚疑故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為

得其情而其所以疑者或曰公初立孟任為夫人生子般

孟任之前成風生僖公公於納幣時年三十有六齊女尚

少既以公年過長為嫌又以既立孟任為說此其所以疑

也。思以爲不然。猶嗟之。許稱羨我甥。良爲快婿。孟任苟合。一言可定。且請昏于齊。諒必早黜。夫何嫌何疑乎。蓋齊桓不過借以爲辭。其意實不在此。桓英主也。襄魯讎也。殺其父而爲之子者。不能枕戈復讎。反娶讎人之女。以爲宗廟社稷主。有人心者。必不肯爲。彼卽肯爲。桓忍聽之乎。然桓方圖伯。有意交驩於魯。不便明言。故再四留難。以爲魯國君臣稍知廉耻。自必中止。而無如辭之益力。請之益堅。高侯齊大夫也。身與之盟。而不以爲辱。以致納幣之命也。納幣使大夫也。身親至齊。勉強委禽。使之必受也。於是又托觀社以行。穀梁子曰。尸女也。尸主也。主於請昏。意不在社也。然齊終以爲疑。於是又遇於穀。又盟于扈。齊侯不得已。

而後諾然。又恐其中變也。於是親至逆女焉。自古請昏許昏。未有若斯之難也。蓋齊襄被弑。桓公有國。撫襄之女。以嫁。而莊欲締姻于齊。倚桓為重。屢以文姜遺命為辭。必得後已。豈知齊桓之意有難以盟言者哉。曹劌諫草想見三代盛時禮度。莊之僕僕於齊者。非朝會征伐之事也。乃欲昏仇女耳。托為觀社盛服而行。何可為後嗣見也。言後嗣已隱。言先君不明白提出有所不忍也。長勺立功後。又聞讜論。豈非挺挺者乎。

晉桓莊之族偏。

杜解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偏迫公室

獻公患之。士蒍

晉大夫

曰。

去富子。

二族之富強者

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蒍與

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以罪狀誣之。陳傳為殺太子由生起

秋丹桓宮之楹

**經** 辛亥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解刻鏤也桷椽也 將逆夫人故為盛飾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哀姜也丁丑入 戎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大水何休曰

制陰氣盛故明年復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羈蓋曹世子也方解

告而書也羈奔而赤告不肯以世子稱明矣按遭喪逾年稱

爵而赤篡立猶以未逾年之例名其兄故同于鄭忽疏云賈

逵以為羈是曹君亦是戎之外赤歸于曹赤曹僖公也蓋為

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也蓋經闕誤或曰郭亡也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

郭公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

賢君也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魯大諫曰臣聞之儉

孫云刻其桷是奉上文詰

即川此耳 夫人姜氏不亦至非可見之不廟也

三前長 卷六 桓公

可乎以不丹楹刻極為共

天子之楹黜諸侯之楹璽其桷則天子斷之諸侯斲之今  
丹刻之踰制矣何休云娶齊女以奢示之胡傳誇示讎女  
也然於先君無與而御孫以為納先君於大惡者何也蓋  
先君凶德醜行國人共知而其人已亡眾怒亦釋今羣宮  
黯淡桓廟輝煌刺目怵心者將曰何為有此非常之崇奉  
也拜其下者即讎人之女天將假手以報也是先君大惡  
已消而今復標識之猶納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杜解傳不言大御孫曰夫唯舉非常

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

執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

補虔故也皆取... 禮夫人至大夫... 榛小

之別二  
淫橫甚發甚

脯虔敬也皆取  
其名以示敬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按禮夫人至大夫郊  
迎明日大夫見于廟

宗婦見于內不同地大夫用羔雁宗婦用榛栗棗脩不同贄  
幣者元纁束帛儷皮大夫用之已非禮而宗婦同之無別矣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秋公至而八月丁丑哀姜入人者難辭也張氏曰見後公

而至之日多也又逆辭也穀梁曰宗廟弗受也蓋公白夏

徂秋不能久待姜倚强作勢分外從容公之不能制姜兆

乎此矣傳但云哀姜至一則寫莊公無限得意從前納幣

觀社經書十事皆取償于此一則寫臣民無限哀悼從前

薨車孫齊如齊十餘年通國積憤竟結局于此傳只三字

而兩面俱到樂之行申繻以為男女相瀆知其必敗哀姜

之觀御孫以為男女無別知其必亂二姜淫毒竟如一轍

注云羣公子  
去而六卿來  
矢

可不畏哉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盡殺羣公子蓋有見于桓莊之於故晉也後遂殺申生欲殺重耳夷吾狠心辣手至此漸熟然諸富子得士蔿之譖出奔他國終其天年未嘗非幸也

經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杜解女叔陳卿女氏叔字按此諸侯交聘

衛侯書卒不書葬周之叛侯也為其助五大夫之亂流其罪也

之始女音汝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公亦立六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不書逆女逆者按伯姬公女歸杞成公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

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杜解季友

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為嘉則稱名其常也

十九年齊合陳宋之師伐魯季友懼甚至是連姻于齊諸

侯輯睦時原仲秉政于陳遂使女叔來聘從前之陳未嘗

有也謂原仲篤于交情嘉之令史官以字書魯遂以上卿

報聘明年如陳葬原仲亦不名皆魯君臣之私意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解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

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唯正月之朔隱未作日有食之正月

錯按非常制猶云非禮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

非正陽月也隱陰氣按已月純陽陰氣當伏反起而掩陽此

變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講救于上

傳言惟已月救之尤當急耳非謂餘月可不救也詩小雅云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不必正陽為變也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于鼓太僕救日月贊王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

上段言日食鼓用牲之非禮下段言大非禮俱引禮以明之

也。失常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非日月之雩

不鼓。雩猶災也月侵曰為雩陰陽逆

曰食天變人君當有恐懼脩省之實而伐鼓用幣其文也

春秋之世并文亦廢之十二公書鼓用牲者僅三其行于

正陽之月者則文十五年六月朔是也其非正陽之月亦

行之者如此年之六月朔實為七月朔及三十年之九月

朔是也餘皆廢即純陽之月如昭十七年六月朔者昭子

及太史告之而猶廢也豈知廢之者固為不敬即鼓用牲

者亦非常禮禮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謂之常制乃不

鼓于朝而于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瀆也傳既引古語又

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雖餘月日食以及大水皆當用幣也

人法不與天深之淵  
公食伐不書受其役不淹膳  
有食有不食者道度差也

按桓莊之子  
故晉配矣子

非日月之書不鼓。凡日月食皆當鼓而特不可大水亦用之也。傳以古語未備而補叙如此。杜氏但據古語而忘其末兩言。遂致謬誤。

晉士蔦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也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蔦之計

獻公殘忍。皆士蔦成之。其子孫至吉射而亡。無後于晉。

**經**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詳說曹赤挾戎援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秋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按此專殺大夫之始。

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主兵按徐嬴姓子爵與秦同祖伯翳穆王時徐偃偃稱王周滅之別

封其系以祀伯翳今江南泗州北有徐城。○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蔦為大司空。杜解卿官補注傳見晉變周制晉王官夏士

續左傳卷一 宣公八年

孫以為鑒而士薦之智遂傳為衣鉢

為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史記是年晉始都絳按今為山西絳縣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解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

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杜解魯地按今山東濮州南有洮城音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宋地林解

五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陳大夫原仲字也 冬杞伯姬來傳例

莒慶來逆叔姬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

于城濮衛地將討衛也按將討衛而 會于衛地招衛也音卜

**傳**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杜解非諸侯之事 天子非

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

竟

哀姜挾歸家不在魯高在洮豈哀姜挾歸而又以子女待伯姬耶

以尊行犯禮之迹邴之則有文姜公孫侯世之似異

叔姬稱字不稱女別尊魯也凡大夫

自逆則稱字為君逆則稱女  
魯莊公愛其女而弱祀三逆崇其夫命知姜  
或謂伯姬三來為杞伯逆也界年則

伯姬至洮。何以不歸寧。卓去病。謂哀姜方挾寵。嫡不以  
子女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之。其說是也。至冬歸  
寧。知公請于姜。而姜許之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按衛復不至

此于陳鄭之服。徵霸烈之盛。穀梁子曰。齊侯得眾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使上卿出境會大夫葬。非禮也。然友賢大夫。為非禮之行。

者。以原仲為友之舊。于陳最睦。欲有所謀也。說本公穀葉石林

曰。莊公未有嫡子。子般長庶而得立者也。慶父通乎夫人。

欲舍般自立。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以為之圖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在解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

來歸歸不反之歸補注傳見列國史例父母不在而假歸寧之禮以來者亦以歸寧之例書之非謂其當來趙氏陳氏駁之皆過

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從虢公一驕字看出棄民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

從棄民看出無眾下面便

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

可直按或賦將訊意却推

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養也。言

進一層以禮樂慈愛頗佳

以禮樂慈愛教其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也。虢于四者咸無所畜，而以數戰為事，則好奪農時，將有饑餒之患。

又言民被化而後可用是

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括城濮之戰，示信示禮，一

不饑猶難輕用况用饑民

篇春秋去古未遠，雖出策士之口，猶與聖人不教棄民之

妄得不亡更醒更透

言暗合。晉文之霸，不可謂無家法也。

王使召伯廖

杜解王卿士

賜齊侯命

賜命為侯伯補注外錫命不書

且禱伐衛以

其立子頹也

立子頹在十九年

齊桓公命而往取略而不所川人之後不徵請鼎而上遂王命下拒方伯之師則且衛人

桓公此舉不特得財收火即其初之義而輔其霸也

宋諸公奉為之也

即者何內邑也

麥之於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計食不足而後德者二

上書大麥麥禾責者在也書

民傷財而食並世一課迄不至

餓而又不必以齊去糶而書糶于齊徒急於糶而不治法賦其不能不賦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按杜謂齊侯稱人諱取略不以親將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子文公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郿杜解傳郿曰邑曰築郿魯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糶于齊魯大夫凡言城者皆用城也

傳二十八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曰說齊侯不以王命為重而受賂則桓公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于此事可見

事在十年以前而問罪于十年以後罪在既死之父而問

罪于初立之子意者衛去年不與幽之會故王徇齊桓之

私而命伐歟然衛懿當躬自引咎聽命于王乃齊師以是

日至衛即于是日拒戰無王甚矣桓公親將一戰而勝數

齊桓公 卷六 莊公

以王命、霸者之師也、而取賂而還、自此諸侯行賂、霸者受賂、恬不為怪矣。

晉獻公娶于賈杜解姬無子、烝于齊姜武公生秦穆夫人、及

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按

今陝西延安府境小戎子生夷吾、附注杜云、名姓之戎、時未入申土、據傳小戎對大戎而言、子乃其姓

耳、按陝西晉伐驪戎、驪戎男其君姬姓女以驪姬、納女于、人

肅州衛西有驪戎城歸生奚齊、其婦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閩闔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閩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

幸、視聽外事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

君之疆也、蒲今山西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二屈、今吉州東北、有北屈廢縣、或云二當為北不可以

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馮云、叙急子、事從烝夷、姜起、叙申生、事從烝齊、姜起、垂成深矣、驪姬欲立其子一篇之主

民戎之說

一僕二五進之

出不但獻公

不知為姬之

謀謂三子羣

臣亦不知也

無形無聲入

其穀中

注云羣公子

皆歸足一筆

跌落准字更

結神未結  
一五止結

悞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

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晉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

晉之啟土不亦宜乎統箋旌章伐功也廣莫謂曠絕即曲沃與蒲屈也言章君之功伐庶使晉國之

人皆曰狄人曠絕之地今皆為晉卻不可以大啟土字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邊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

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按耦比耦也言二人

相為比耦以傷大子及二公子也

大旨在驪姬欲立其子然獻有大子諸子則其子安得立

須先分散之姬不與外事不得不借助于二五而二五分

散羣公子甚難下手蓋申生重耳之才公素知之而二五

發出一段為民為國絕大謀畧來是用其所長必不可已

未四句忽作韵語。歆動貪人爲後來伐臯落氏伏毒。于是  
 大子諸子皆出。惟姬子在側。初以姬爲主。至此陰刺其動。  
 靜輾轉告公。則二五爲主。而姬轉爲輔。二五耦言兩人爲  
 耦。而大子之狐突里克先友丹木一班謀臣皆無用也。  
 首段總叙。或以烝出。或再娶出。或以嬖出。姜固不正。姬並  
 亂宗。閨門如此。所以亂也。劉繼莊曰。後之讀斯文者。皆歸  
 罪獻公。然尤而效之。踵相接。是以君子清心寡欲。固所以  
 利國家。保後嗣也。

楚令尹子元王弟欲蠱惑以淫文夫人息嬀也爲館於其宮側。

而振萬焉振動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

今令尹不尋用也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婦人既寡自稱

邱傳諸侯救  
 鄭子元欲服  
 鄭有功逐有  
 息嬀耳師及  
 重市垂手可  
 得鄭人辨

原且不備曰  
不子元若與  
其心時暗觸  
故驚死而不  
誰首一句乃  
不落空又著  
寄奔桐邱句  
將上面為飾  
為殿爾番人  
門俱分外精  
神而諸侯救  
兵自主容看  
去遂若從天  
而

未亡御人夫人侍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鄭遠郊之門也

反子元闕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為旃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旃以居前緇廣克帽長尋

旃日旃繼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眾車入自純門鄭

郭及達市郭內道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按

十年疏云縣門編版廣長如門旃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

機而下之也今不發機閉門且出兵而效楚言蓋示楚以開

取故子元畏之不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邑名按

南許州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謀間也幕帳也

春秋凡救皆善此荆伐鄭而諸侯救至小國以全尤救之

善者也傳寫子元草草與師似諸侯不救楚師亦退而不

知非也子元振萬欲蠱息媯媯導之伐國即伐鄭以媚媯

可見野子狠心感而卽動迅速而馳實出鄭人不意初人  
郊門繼入郭門及于達市勢如破竹若內城再入則社稷  
墟矣斯時諸侯之救未至鄭君臣議奔桐邱又恐欲奔無  
及故用疑敵之計如李廣之解鞍卧馬以疑匈奴唐太宗  
之開門掩旃以誤突厥於是子元果不敢進幸緩須臾將  
率臣民啟行而忽報楚師齊遁則以諸侯之救至也諸侯  
救鄭只一語點睛而鄭國不亡全在乎此讀者徒知上段  
闕暇幾干主客遊戲傳補將奔桐邱句則上面闕暇處正  
是無限倉皇也楚幕有鳥不特形容夜遁光景乃見救兵  
方至敵兵隨遁城中居人全然不曉齊桓救患實爲功首  
矣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於冬。周之冬夏正之八九十月也。詩七月篇曰八月其穫禾之早熟者十月納禾稼禾之遲熟者蓋麥既薄收至冬告盡兩未不登民無以食故曰大無麥禾而傳直曰饑也。諸儒責魯君臣不能務農重穀以告糴爲末務是也。而以告糴罪臧孫則身爲上卿將疾視民死爲無罪乎。魯語又以臧孫急病讓夷爲賢則必疾視民死而後不賢乎。傳曰禮也。言國之常制耳。則堂曰亦以善齊人之能恤災也。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

曰城。杜解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毛傳先君之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弟立為大宗必祭所自出立一先君之廟于其邑謂之宗邑亦謂之宗廟如鄭友立厲王季氏立桓公廟之類按對舉則城築有別專用則兩字相通

經書冬築郿于前無麥禾告糴于後明年又書新延廐若曰工役繁興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之時也胡氏以為費用廣故倉廩竭若因築郿而致無麥禾者按魯語臧孫告糴之辭云天災流行戾乎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

**經** 丙辰 一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 夏鄭人侵許 ○ 秋有蜚 ○ 冬

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狂解紀國雖滅叔紀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按孫氏黃氏疑經一歸字

謂叔姬再嫁于季則失身之婦夫子何為卒之葬之乎諸儒立說可怪也 ○ 城諸及防 諸防皆魯邑

**傳**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

行草則甚行水則竭

入杜解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延廐名經曰新脩舊之謂傳曰新作傳寫之誤也日中春

秋之分也周正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夏冬

春分出馬者牧馬于郊外也秋分入馬者入于國中以避

霜雪也脩廐當在秋分周之秋分在冬今新於春故云不

時也年饑興作雖時亦謬而况不時之役乎廐有肥馬恐

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杜解聲無曰侵鐘鼓輕曰襲

掩其不備陸氏攻傳以為行師安得無鐘鼓愚謂鳴鐘鼓曰

伐不鳴曰侵晉語趙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

為整事也許為鄭併穆公新臣乘鄭亂復國至此已三十三年中興

之令主也齊桓創霸而不與于會故鄭文侵之蓋受命于

桓也于是僖四年同會于召陵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劉向曰蜚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

公娶淫女故蜚生啖氏曰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傳失之

羅願氏曰負蠻今謂之蜚盤蟲食稻花使稻不蕃又劉原父

曰蜚若牛白首二月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度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按雖時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

事也杜解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火見而致用心星

次角亢見者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日至

致築作之物樹板幹而興作才代反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補止此成周遺制也周室

與功或改作創制時與不時豈足復議而左氏但以舊例釋之故說者得議其非大無麥禾之後有蜚為災又城諸及防雖時亦書為玩災

祐去左公數  
與短篇輒成  
大文

厲民之戒

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叛王館

經丁巳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按公穀有師字此疑脫誤趙氏匡曰欲會齊圍

鄆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而不復行也秋七月齊人降鄆杜解紀附庸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逢以兵

威脅使降附按今山東東平州東有鄆城集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諡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

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齊人伐山戎北狄

傳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

仲皮歸于京師補注不告不書

奉命討叛執罪人而歸京師公醜處置遠過齊桓之伐衛

取賂矣傳特表之補魯史之闕

猾夏之始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杜解欲遂鬪射師廉諫則執

而格之足曰極手曰格秋申公鬪班殺子元申楚縣楚解號

鬪穀於莧子文○穀奴走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毀滅紓緩也補

書

結處點出穀於莧為令尹傳若曰此人得志諸夏君臣其

盱食乎

圖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伯也

或以書人為貶非也伐楚而徵貢包茅伐山戎而燕脩職

貢皆桓公尊攘之烈安見伐楚可予伐山戎獨加貶乎宰

孔譏桓勤遠畧原兼伐戎伐楚及葵邱之會今但以伐山

戎當之豈伐楚非遠乎稱人君不親將也不書救山戎去

燕而齊伐之故書伐不書救也。或曰齊欲伐楚恐戎之議其後故伐以威之也。

館

**經**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杜解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夏四月薛伯

卒。

築臺于薛。按魯地今山東滕縣東南有薛城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

方解一歲三臺豈務悅齊女而示以修與林解秦魯地今山東范縣南冬不雨。

旱不為災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

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

俘。雖夷狄係猶不以相遺按此西周舊法

我狄散處江淮齊魯之間。而與中國為難。則相與一氣觀。十一年同伐王城可見也。去年冬齊人伐戎。今年夏獻捷。

詐財此以也旬有神

親行亦以威近魯之戎也。乃傳謂四夷之功當獻于王。諸

侯不相遺俘。桓何以親至魯廷。則已注到明年齊侯為楚

伐鄆矣。傳有語似盡而意實未了者。此類是也。按望溪謂齊侯報魯

莊三至之勤。用示昵好。而托于獻捷以為名也。

**經** 未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杜解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非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

**國**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張注梁邱近宋按今山東城武縣東

比有梁邱山山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

南有梁邱城 以罪告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冬十月己未

故得書 子般卒。莊公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

無君假赴告 ○狄伐邢。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

**傳**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威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按以小穀為齊邑

之禮而行

齊申無字之言范  
寧以為魯邑無據

齊伐山戎以其病魯魯未得以師從而桓親獻捷公受其  
殊禮而有款也適齊有城小穀之事穀近于魯故魯以師  
助之猶申侯賜邑而齊為之城耳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

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

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

之間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

此桓公之勤諸侯也然桓之意則不僅此桓欲伐楚久矣

惟恐伐楚之師出而諸戎或搗其虛宋魯之師會而諸戎

或議其後故以兵威之觀徐為齊取郟可知諸戎皆服從獻捷親至魯庭

梁邱遠臨宋境按梁邱去齊八百里蓋恤其患斯有以得其心而洽

其歡斯有以致其力說參望溪傳于叙事俱作不予之辭而此

篇特提出齊侯為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于魯宋之

國者皆為此也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解號地有神聲以接人惠王問諸內史過周大夫曰

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與助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

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

神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也祭也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

甲乙日至祭先脾王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王從之內史過

之按過立論不刊然多此一享又何責于號王從之內史過

往聞號請命賜土田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

傳明號亡之引重在涼德即惡也惡由于虐民兩截意本一串史過告王就大盤說聞號請命先摯下截一筆虐而聽神早為史歸作提筆却留下地步下截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露享焉神賜之士田祝大祝宗宗人

祝大祝宗宗人

過之言與史  
歸相表裏看  
他極照應極  
自然千載下  
使求福惜董  
人冷水澆背

史大史應  
區區皆名  
史記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  
政順民心將

亡聽於神  
求福於神  
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惟德是與歸義此信

道之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涼薄也為倍二年晉滅下陽傳

春秋每一種事傳必窺聖經之義錄一篇至理之文二百

四十二年其間說神說怪而括之以監德觀惡四字使人

凜然可畏傳之所以輔經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  
杜解魯大夫黨音掌  
見孟任  
黨氏女  
從之闕  
不從公  
而

以夫人言許之  
補正夫人言公語立為夫  
割臂盟公生子般

○音焉  
祭講肆  
於梁氏  
魯大夫  
女公子  
子般妹  
觀之圍人犖  
養掌

馬者公羊作鄧  
自墻外與之戲  
以慢言戲之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

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補正車蓋輕而帆風投重

此弑子般傳  
從孟任說起  
垂鑒意深首  
一段叙子般  
所由生

次段叙犖所  
以賦般之由

帶叙立般酖  
牙皆由季友

八月以下正  
叙子般事

物易高，投輕物而能使之高，其  
人爲有力人矣。稷門，魯南城門。  
材，蓋欲進其問於季友。莊公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欲立公曰：鄉

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也。季友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魯大

夫○鍼，使鍼季酖之。酖，烏名，其羽有毒。以薑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于魯

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故得立後

世其祿。經筮，聖人以其酖兄爲義之正。按出牙於外而誅之，使慶父不及覺也。達泉，魯地。今山東曲阜縣南達泉是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補正蓋適母家

也。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圉人犛賊子般于黨氏。補注傳言

公羊言歸獄。陳傳奔非其罪，唯吾公立閔公。莊公庶子

于鄧扈樂。於是年成季奔陳。子爲命大夫，亦不書立閔公。庶子

八歲。此爲子般卒傳。般，杜云莊公太子。母爲夫人。子不爲太子。

乎○自○哀○姜○至○而○孟○任○黜○哀○姜○無○子○般○未○嘗○黜○也○觀○圉○人○與○  
其○女○弟○戲○則○知○般○年○已○長○矣○上○兩○段○寫○出○公○昏○媾○不○正○閨○  
門○無○禮○御○下○無○法○釀○成○弑○逆○之○禍○而○般○之○宜○立○已○在○言○外○  
然○則○公○意○立○般○托○孤○可○矣○何○以○問○後○或○曰○叔○姜○有○子○未○知○  
齊○人○之○意○也○則○謀○之○慶○父○可○矣○何○以○問○叔○牙○蓋○仲○叔○同○母○  
相○比○而○慶○父○兵○權○在○手○出○入○宮○闈○早○疑○其○有○異○志○問○後○於○  
牙○所○以○嘗○之○也○而○悍○然○以○慶○父○對○則○慶○之○殺○般○牙○之○黨○慶○  
情○見○乎○辭○矣○懨○懨○餘○息○其○如○之○何○既○而○問○友○友○以○死○奉○般○  
是○忠○於○般○也○知○其○忠○而○不○敢○顯○示○以○討○賊○恐○哀○姜○爲○之○洩○  
也○因○將○叔○牙○之○對○述○之○而○討○賊○之○命○已○陰○授○於○意○象○間○矣○  
故○謂○友○酖○之○太○早○者○謬○也○不○討○慶○父○力○未○能○也○然○而○慶○父○

卒弑般。般弑而友奔矣。於是慶父以兄弟相及之說請於桓而桓乃拒之也。何以知桓之拒也。下傳云。閔公。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桓欲立。閔則不欲。立慶父而獨惜桓不於此時執慶父而誅之也。

讀左補義卷之六終

浙江圖書



狄人伐邢杜解狄伐邢在往年冬管敬仲夷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

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詩小雅美文王為西伯勞來諸侯之詩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同恤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管子一生尊攘大義聖人所謂一匡九合民到於今受其

賜者其主腦皆在此



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十一月乃葬

慶父歸魯傳無明文說者謂落姑之盟乘慶父在齊為之

不知桓既立閔慶父留齊無益歸魯當在葬公之日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

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季子來歸嘉之也

只以待之二  
字寫出孺子  
侯立盼望  
先景忽然來

歸欣喜過分  
全神直注武  
闡

省難者詳察  
其致難之故  
而救之也一  
句提起見桓  
公之使自是  
美竟而仲孫  
詳言魯難且  
言寧難語語  
與省難應却  
節節與省難  
左蓋深罪仲  
孫

齊桓立閔公慶父踉蹌而歸彼固無望於齊矣然出入宮  
闈恐生他變魯之老臣以為必得季友而後國可安也遣  
使至齊請桓召之為落姑之盟遂復季友杜氏曰友自陳  
請之蓋使陳侯請於桓未可知也然則慶父何以不從行  
斯時慶父方惴惴懼桓討己尚敢與公俱哉

冬齊仲孫湫在鮑仲孫名湫子小反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

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按時慶父在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

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

固能重能固則當成就之間携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問之覆昏亂也霸王之

讀上甫長  
卷之七閔公  
二

器也。

閔公齊所立也。季友齊所復也。共仲欲動子惡。如齊何。當仲孫之來。慶父懼不免為季友者。略出其醜。叔牙手段與仲孫謀。則逐慶父。一吏足矣。無如般之立。季友之心也。閔之立。非友之心也。湫則志在覘國。友則欲立僖公。日與好人周旋。捐讓無所設施。而反於是。慶父曉然知齊之無心於閔。而無所忌。吾有以窺仲孫知友之必立僖公也。其告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知慶父之再弑君也。桓曰。若何去之。是桓固有心于閔。公急欲恤其難。而湫乃過之。且曰。將自斃。知友之才。必有以制之也。然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俟閔弑僖立而後寧之也。親有禮。即所謂秉周

禮者因重固暗指僖公能安重自固則成就之也問携貳  
暗指閔公季携貳則閔孤立也覆昏亂暗指哀姜慶父故  
慶父縊而哀姜殺也湫固情見乎辭矣謂能急魯之患耶  
傳云書季子來歸嘉之也言魯人嘉之書仲孫亦嘉之也  
言嘉季子猶之嘉仲孫也於是詳叙仲孫之事而兩人行  
事皆見然則皆有負於魯人之望春秋因舊史之文書之  
而謂聖人嘉之者非也立般友之忠也立僖友之功也  
閔弑友之罪也瑕瑜不相掩耳

晉侯作二軍杜解晉本一軍見莊十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

下軍趙夙趙哀御戎畢萬魏犢為右御右以滅耿滅霍滅魏

此一頭兩脚  
文字以首段  
為主俞云晉  
侯既滅桓莊

三國皆姬姓補注晉楚告命皆未通于魯按今  
山西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霍州西有霍城

續左傳

卷七十四

三

之族又吞與  
國同姓以為  
于孫不拔之  
基豈知殺子  
分晉之慘俱  
伏於此最妙  
起二行敘得  
有勢

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蔣曰天子不得立矣  
 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不如逃  
 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大伯周大王之適子知其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且諺曰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天子其無晉乎為晉殺卜偃晉尊卜曰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孔疏魏為高大名是以始賞天  
 啓之矣天子曰兆民林解十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  
 數其必有眾以魏從萬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  
 之比坤下坎上比中幸廖夫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為堅固震為土為坤車從馬  
 震為市足居之震為兄長之長男母覆之坤為眾歸之眾  
 坤為馬

六帶不易

初一爻變有此六義不可易也

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補正國語也

震有威武之象故曰殺按震驚百里使人畏懼有神武義殺之象

公侯之卦也

此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

非公侯之卦按有此合固安殺之四德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復為公侯也傳為魏之子孫眾多張本

此與陳敬仲奔齊篇都為全部世家之冒而實有不同彼

則深惜桓無賢嗣國將陳有而歸之於天眷舜德桓無如

何也此則極寫獻公軍威所及三國立亡天道好還不仁

之人詎能裕後其蕃昌者轉在他人也傳之所以扶世教

也下兩截又以天子為主公與天子分將二軍與趙畢

同滅諸國兩人之功未必過於天子乃畢萬得眾利其子

孫萬盈數也而天子先為之極魏大名也而天子將冒不

讀五精義 卷之七 閔公

躋之名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而大子母讒其子  
 弟間其兄骨肉乘離衆邪不附頽然孤處而無以託足於  
 晉是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而大子未卜所終寫畢萬處無  
 非反托太子也。士蔦說到與其及也竟似歇後語蓋噁  
 咽欲絕不忍多綴一字欲太子出亡而申生不答一語吾  
 知其早拚一死也。



**經**

辛酉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在解蓋齊人徧徙之按今山東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

國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甲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人祧因是

大祭以密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別立秋八月辛

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丑公薨實弒書薨又不地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纂言哀姜

弒謀身負二惡畏齊桓故不敢歸齊公子慶父出奔莒秋閏冬齊高子來盟

可謂以緩而  
作城濮之役  
以先歸死何  
也

侯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書入不能有其地。○鄭

其師

傳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杜解：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水之隈曲曰汭。

舟之僑。夫號大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虢公勤王，敗戎與齊桓，聲勢相倚，存之。周室之輔也。為晉

獻所併，惜哉。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喪畢，即吉。在二十七月。今距莊薨，止二十二月。故傳以速

譏之。望溪曰：淫逆之人所忌者，羣臣百姓有先君之思，故

早用吉，以變人耳目。其所謂禘，趙氏曰：蓋用禘祭禮物耳。

不追配文王也。此慶父欲侈尊先公，假禮物以張大之。至

僖公禘於太廟則真禘矣故僭郊禘皆自僖公始詳見僖八年。

馮云此兩人合傳串叙體

上半截寫其

仲下半截寫

哀姜

又云此係其

仲傳故成風

屬僖事不得

夾人而成季

只用輕點

又云前云賦

公若與哀姜

無涉到此串

出是前疎後

密法

初公傳奪卜齮杜解魯大夫田公不禁公即位年八歲知愛

及公故慶父因之魚綺反秋八月辛丑其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謂之闈成季以僖公庶兄適邾補注傳見季友不書奔按

其仲奔莒乃入立之宋解成季乃以僖以賂求其仲于莒莒

人歸之及密魯地使公子魚笑斯請不許哭而往其仲曰奚斯

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季子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畧

禮成喪也左逸刑莫修於弒逆淫莫醜于姦上慶父再弒而

又通君之室以希得國魯有司寇將誰辟焉孟叔同立叔實

之聞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其仲通於哀姜

哀姜欲立之聞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

光結哀姜

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為僖元年齊人殺哀姜傳夷魯地按高氏謂當即其死所葬之然夷為魯地當

出魯境葬之耳智之適啓魯之請也僖公請而葬之

閔弑慶父得而有國哀姜方幸之而倏然抱頭各竄此何

為也杜亦以為友自邾告之非也時齊桓有討賊寧魯之

心南陽之甲高子將至聲息直達於魯於是各自逃死其

遜其奔皆為高子也著齊桓之功也不云伐魯賊已出奔

無所為伐也若云齊侯使之來盟則討賊之義反不著魯

史欣幸之辭曰高子來盟一盟之後君定國安而無事而

夫子因之也哀姜通於慶父叔姜則否大歸於齊豈不

訴之桓而益其怒乎故州吁石厚之執戴嬀與有功焉哀

姜慶父之死叔姜與有力焉

注云三桓係魯一大轉局前叙仲叔巳特志季氏巳見輕重卜筮手文三層登下步步見異

間百詩曰按吾鄉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素故以為名而字文潛陸務觀云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杜解魯掌下大夫之父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林解凡用事皆右手用事周社亳社兩社之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下乾

離上之乾三三乾下乾上乾大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者

大有之乾三三六五變而為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者

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疏

云離是乾子還變為乾故云同復于父國人敬之其敬如君

之處所言其貴與君同也按此內乾君父也外離三爻三家

也而五變為陽與之合正如三桓鼎足而內三陽覺被壓無

勢故有專國奪君之應然內卦始終不變而離為臣子雖已

逼君猶未離其類且止下皆秉陽德難惑以邪謀正如魯秉

周禮而季終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注傳起季氏

春秋人物表表者傳皆不載其降生之兆卜筮占夢之祥

而獨於齊之陳氏晉之魏氏魯之季孫津津樂道說者謂

左氏之諛而非也。蓋春秋始於隱桓而作春秋實始於定哀。定哀亂極之世也。聖人之愛懼由茲而極。左氏之悲憤亦自此而深。卽以魯言之。周公之裔魯公之後。其間賢卿大夫輩出。前有柳下。後有孔子。篤生其地。何至篡弑叠見。國爲權奸所踞。而君如寄生。無所歸咎。則天實爲之也。盛世之天。理與數合。亂世之天。數與理睽。成季之生。先有異兆。與魯終始。而其占卒驗。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已將魯國二百四十二年。專政奪君。盡揭於此。齊陳氏晉魏氏亦猶是也。傳爲鋪張艷美之詞。寓扼腕悲愴之意。豈爲亂臣長其聲價哉。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馮東萊曰。淨華之士高自

標致亦開書

一策仗一戈

是亦懿公之

鶴也

此分兩截上

叙滅衛事所

以發明衛滅

之由下叙立

戴戎潛功由

齊桓所以發

明經不書滅

之義也中間

點出子女五

人正是興亡

轉軸

周云望風瓦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  
 玦。玉與甯莊子。甯玦。速矢使守曰。以此贊也。國擇利而為之。玦示  
 決斷。矢示與夫人繡表曰。聽於二子。取其文。章順序。渠孔御戎。子伯  
 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榮澤。衛師敗績。懿公  
 死。遂滅衛。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  
 焉。與鄭州之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  
 榮澤不同。衛侯。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夷狄畏鬼。故恐。乃先之。至則告守。石甯二曰。不可待也。夜與  
 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初。惠公之  
 即位也。少。蓋年十。齊人使昭伯。惠公庶兄。宣。烝於宣姜。不可  
 昭伯。不可強之生齊子。按謂女於齊者。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疑即衛姬也。

昭伯不可強之生齊子

按謂女於齊者疑即衛姬也

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

乃在宣姜數

子墻也

又云許不能

拔夫人所以

賦賦馳大義

至情何減秦

庭之哭故夾

叙宋齊之中

馮云抽出文

公文公與衛

也倒寫齊子

齊侯封衛也

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得敗眾

宵濟夜渡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其勝之民

為五千人共及滕立戴公以廬也舍于曹衛下邑戴公名申立

許穆夫人賦詩作許穆夫人賦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齊侯

使公子無虧齊桓公武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

曹車甲之賦異于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

與門材具曰釋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夫人車以重

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此分兩大段上段說滅衛君死國亡日滅則全軍皆覆斃

公與渠孔子伯諸人皆盡矣二守與國人將渡河東走狄

又敗諸河則宮中府中亦散亡盡矣遺民僅男女七百三

十人及其滕二邑之民合之五于人耳。奔竄死亡之慘未  
有甚於衛者。後段寫衛中興。提出子女五人而皆賢。或曰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非也。康叔武公之德之盛。何至不祀  
忽諸。時當大劫。不可無此會聚。故有文公而後衛中興。有  
戴公而後廬溝。有齊子而後公子無虧。成濳有宋桓夫人  
而後宋師迎於河。有許穆夫人而後控於大邦。與齊桓同  
謀與衛。可知一敗塗地。死灰復燃。當其穢德蔑行之時。而  
享屯傾否之人。亦並生焉。此祖德宗功之源。遠根蟠而數  
天之朽。尋丈之污。皆不足以蝕之者也。讀左者不但當  
諦視之。尤當細聽之。如此篇諦視之。懿以好鶴亡國。几球  
矢繡衣。祭服魚軒。重錦首尾。映耀將衛國。一種荒涼慘壑。

景狀寫得綺錯錦麗及細聽句中有奔突之軍有戰敗之  
卒有徧野呼號有遺民擾攘有夜舟爭渡有車馬馳驟使  
于載下覺耳邊百刃交攢而不明叙出者蓋亡國之慘不  
忍形容也宣王之世王師敗績於姜戎馴致驪山之禍  
東遷以來戎狄遍中國春秋之初狄最强滅黎滅衛滅邢  
伐晉戎且伐周執凡伯未有能正其罪桓文疊興諸侯聽  
命於是淮泗伊雒之間諸戎狄皆惴惴不敢肆且北戎敗  
於鄭又敗於齊狄屢敗於晉長狄亡於宋魯西戎取於秦  
及白狄赤狄潞氏甲氏翟吁陸渾蠻氏無終之屬皆敗滅  
於霸主終春秋之世戎狄少安者盟主之有以制其命也  
鄭人惡高克杜解鄭大夫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詩鄭風也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杜註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他無所據以殺申侯傳知好

利爲鄭文所惡因懸擬克之見惡亦以此耳夫鄭文殘忍

過人如執王臣殺二子皆優爲之使克專利何難數而誅

之而反授之以兵耶故孔疏以爲無罪可告諸侯是也且

文公非忌虎而假之翼也清邑之兵非其素將翱翔河上

人心自離及師潰而歸則欲止不能欲歸不可不得不舍

鄭而奔經變文曰鄭棄其師不書高克出奔歸獄鄭文而

是非定矣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杜解赤狄別種里克晉大夫臯落其氏族

諫曰大子奉冢大也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也

此亦叙殺申生始事言諫公尹即有殺之之意而深

也作兩截看  
上論帥師之  
矢下論佩服  
之危總以寡  
人有子二語  
為主腦

韓公最指點  
得明里克最  
理會得到孤  
突最處置得  
宜總不出一  
逃字

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

夫。帥。師。專。行。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宜號令也君。與。國。政。正之。所。圖。

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

用。之。大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也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

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

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幽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其。

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

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疏云公以身衣之偏半衣大子知

其。半。似。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為申

公。服。御。申。生。以。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為

大。子。將。上。軍。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也。梁。餘。子。養。為。

御羊舌大夫叔向為尉尉軍先友曰衣身之偏半握兵之要

為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

遠災威權在已親以無災又何患焉孤突嘆曰時事之徵也

敦先友為衣身之章也章貴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敬

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用其衷則佩

之度衷中也佩王者士君子常度補正佩之今命以時卒閱

其事也冬十二月衣之老服遠其躬也老雜色佩以金玦

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老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

也寒涼殺離言無滯闕玦如環而缺不連林解衣之在雜則

而寒玦如環而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

命於廟受脹於社脹宜社之內盛以有常服矣韋矣不獲而

通篇逐層脫却或順或逆或斷或聯嗟焉之首一常家哭也何從至一斷語悽

尤依命可知也。宋解今大子不得常服而死而不孝不如逃

之罕夷曰。龙奇無常。雜色之衣君命可知矣。金珮不復。補止人臣賜亦雖

復何為。君有心矣。按君有心使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

之。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公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

不如遠也。去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

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寒薄也。不解。雖知君心寒

之惡。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告也。音審。周桓公云

申在桓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補正驪姬嬖奚立可必乎。

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名罪。

賣。在。請。公。六。二。則。公。二。

首段是下六段之膏里克之諫曰。冢子曰。嗣適明明。躬  
嬖孽。奚齊而難於顯言。故謂大子當問視寢膳。不可命以  
出師。并不宜使居曲沃。公覲其意曰。未知誰立。直破冢子  
嗣嫡之說。此際更何從贅一語。其教大子也。脩已而不責  
人。所以盡孝矣。繼後世張曲江之爲瑛謀。真西山之爲端  
謀。皆如此。大子幸師以下。偏衣金玦。故爲不情之賜。盡敵  
而反。故爲不情之言。必明示以避去。使我立奚齊耳。而申  
生全不會意。遂致聚議。嗤堂先友之言非迂也。父子天性  
豈有猜。豈盡敵之言。不過策之立功。從尋常倫理。忖度不  
忍。以私意窺之也。狐突則早。辨。逃字却合而不露。專就  
衣玦零星洗發而歸到功必無成。梁餘于養便趨勢想。出

逃之一策。罕夷又從衣佩上申明之。先丹木又從公盡敵  
之言。推進之。皆力贊其逃。於是狐突以爲甚合已謀。束裝  
欲行。已是羣山萬壑。赴荆門矣。忽羊舌大夫別開一議。以  
爲逃不如死。正如峰來天外。非可意度。人皆知其不可。而  
大子却以此爲定盤針。於是乎將戰。將戰者不肯行也。其  
立意。在死猶冀立功倖免。不知戰而有功。其死愈速。狐突  
因將姬讒齊嬖。明白指破。謂卽不能行。亦不必戰也。說到  
與其句。更不多贅一字。與士薦如出一口。  
事親之道。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况欲殺乎。爲吳太伯不易  
之法也。前篇士薦猶以復國爲望。尙寬一層。至此時勢一  
步緊一步。狐突云。雖勉之。狄可盡乎。則公於賜玦時。早有

盡敵之語傳不明叙以先丹木既述公言則已補足前文也。又晉語云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此傳竟無收拾傳之意。謂申生不行。惟有一死。初不關戰與不戰。功之高與不高。深為申生惜也。

成風任解莊公聞成季之繇乃事之繇卦兆之古辭黃楚曰事如孟子事之以皮幣之事後敬疏而屬信公焉故成季立之通說人臣竊交宮

私事襄伸義同而屬信公焉故成季立之問受援立之託以

求得志于他時國之巨好也。閔弒僖立。總歸根於此。數語足定季友之罪案。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

刑如有風定有木瓜之詩

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因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杜云諒罔之川

杜解大布縠布大帛厚細

資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此與定之方中相表裏。美衛文中興之功也。傳附綴於此。有微意焉。蓋邢衛竝為狄滅。而衛尤甚。竝賴齊桓之力以復國。不二十年。邢復滅於衛。不能發憤自強。如衛文也。故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之後。附綴此段。為衛文幸正為邢侯惜。

此又為國亡而圖中興者立一標準。勾踐棲於會稽。臥薪嘗膽。其聞衛文之風而興者乎。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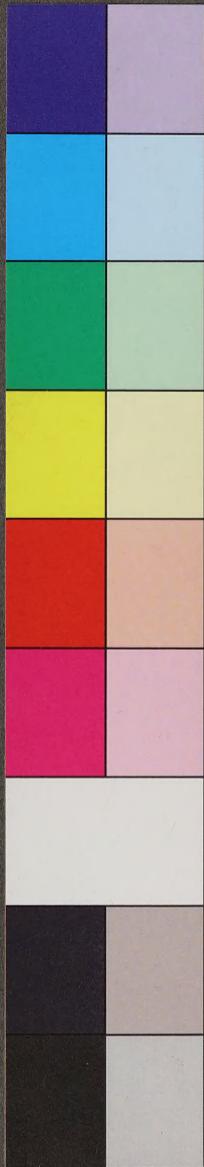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讀  
左  
輔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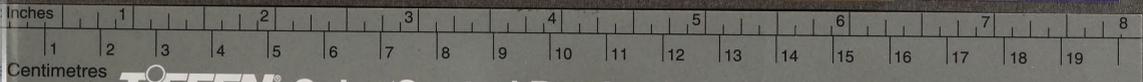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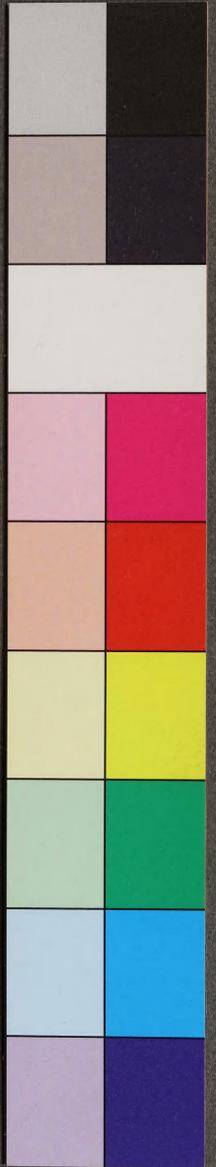
卷  
四

浙 江 圖 書 館





浙江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